

[2018 端午詩歌月：團體組朗讀賽詩作]

(中譯／陳黎)

賽弗爾特 (Seifert, 1901-1986)

●皮卡迪利的傘

如果你對愛已智窮力竭，
不妨再試談一場戀愛——
比方說，和英國女王。
何樂而不為！
她的肖像印在那古老王國的
每一張郵票上。
但是，你若邀她
到海德公園約會，
鐵定會
空等一場。

如果你還有點腦筋，
就會理智地告訴自己：
當然囉，我知道：
今天海德公園會一直下著雨。

旅英期間
我兒在倫敦的皮卡迪利為我買了
一把雅致的傘。
現在只要需要，
我頭頂上就有
自己專屬的小天空，
雖是黑色的，
但在它繃緊的金屬骨架上
可能流動著上帝的恩慈，
宛如電流。

即使沒下雨，我也會撐開我的傘，
讓它像天篷一樣
遮蓋我放在口袋裡隨身攜帶的
那本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

然而有些時候，
宇宙火花四射的花束卻也讓我驚恐。
雖然美麗非凡，
其浩瀚無垠卻威脅著我們，
像極了
死亡的永眠。
威脅我們的還有那成千上萬顆
虛無又酷寒的星辰，
在夜裡以閃閃微光，
迷惑我們。

我們命名為維納斯的那顆星
恐怖至極。

它的岩礁正在沸騰，
山脈如巨浪
不斷隆起，
燃燒的硫磺落下。
我們老是問地獄在哪裡。
就在那裡！

但若要對抗宇宙
一把脆弱的傘又有何用？
更何況它不在我手邊。
彷彿夜行的蛾在白日
依附著粗糙的樹皮，
我受夠了
這樣緊貼地面
一路前行。

我畢生都在尋找
人間曾有之天堂，
卻只在女人唇上
以及她們因愛情而溫暖的
肌膚的曲線裡
發現其遺跡。

我畢生都嚮往
自由。
終於發現了通往自由
之門。
就是死亡。

如今我已年邁，
某個迷人的女人的臉龐
仍不時在我眼睫之間飄動，
她的微笑依然讓我熱血翻攪。

我羞怯地回過頭去，
想起了英國女王，
她的肖像印在那古老王國的
每一張郵票上。
天佑女王！

是啊，我很清楚：
今天海德公園會一直下著雨。

譯註：皮卡迪利 (Piccadilly)，倫敦一條繁華的大街。維納斯 (Venus)，愛神之名，也是金星之名。

●曾根崎情死

敘述者：

向世界告別，向夜晚告別。
往死亡之路走去的我們該比擬為何？
恰似通往墳場的小徑上的霜雪，
隨著向前跨出的每一個步伐消融：
這場夢中之夢何其憂傷。

德兵衛：

啊，你計數鐘聲了嗎？預告天將破曉的
七聲鐘響，已經敲了六響。
剩下的那一響將會是我們此生聽到的
最後一聲回音。

阿初：

它將與解脫之無上幸福唱和。

敘述者：

再會了，不僅僅向鐘聲道別，
他們最後一次將目光投向綠草，樹木，天空。
雲朵飄過，無視他們的存在；
閃亮的北斗七星倒映水面上，
牛郎織女星在銀河輝耀。

德兵衛：

讓我們以梅田橋
為鵲橋，立下誓言
生生世世作牛郎織女星。

敘述者：

「我衷心願意」，她依偎著他說。
他們潸潸淚下
河水也隨之高漲。
河對岸茶舖的樓座上
尋歡作樂的人們尚未入眠，
在通明燈火下高談闊論，
閒話殉情事件今年收成的好壞。
他們聽之心情沉重。

德兵衛：

多麼奇怪的感覺！在昨天，甚至今天，
我們談論這類事情總覺得事不關己。
明天我們將出現在他們的閒談中——
世人若想吟唱我們的故事，就隨他們唱去。

敘述者：

而現在他們耳邊響起這樣的歌：
「你為什麼不娶我為妻？
或許我的愛對你毫無意義……
無論我們相愛或者哀傷，
命運與世事皆無法如我們所願。

今天之前我們的心未曾
一日舒坦，一夜安適，
不為命運多舛的愛情所折磨。
我何以至此？
我永遠忘不了你。
你若想棄我而遠去，
我絕不容許。
親手殺了我吧，
不然我不讓你走。」
她淚流滿面。

德兵衛：

那麼多的歌曲，今晚唱出的
居然是這首歌，但不知歌者是何人？
我們是聆聽者。歌裡的人一如我們，
走同樣的路，經歷同樣的試煉。

敘述者：

他們彼此相擁，傷心哭泣，
像萬千戀人們，希望
今夜會比以往更長些。
然而無情的夏夜短暫一如往昔，
不久雞啼聲即將驅走他們的生命。

註：此處所譯是日本江戶時代劇作家近松門左衛門淨琉璃（傀儡戲）《曾根崎情死》最後一景中著名的一段。這段以詩的形式寫成的文字，公認是日本文學史上最美的段落之一。《曾根崎情死》（日文原名為《曾根崎心中》——「曾根崎」是地名，「心中」即殉情之意），是根據 1703 年發生在大阪市北區曾根崎神社殉情事件所創作的劇本。男主角德兵衛在舅舅店裡工作，其舅要求德兵衛與德兵衛舅媽之姪女結婚，並要給他錢做生意。德兵衛的繼母代收了這筆錢，但德兵衛已與妓女阿初相戀，因此拒絕此婚事。其舅要求德兵衛將錢歸還，不意德兵衛好不容易從繼母處拿回的錢，卻被其友人詐借不還。哀痛欲絕的德兵衛與阿初遂決定一起自殺。

所譯的這段文字，描繪的即是兩人攜手往曾根崎神社情奔赴死的情景。戲中他們聽到的歌曲是當時流行的一首描述男女殉情的歌。

達菲（Carol Ann Duffy, 1955-）

●浮士德太太

先說重要的事——
我嫁給了浮士德。
我們在學生時期相遇，
同居，分手，
和好，結婚，
抵押貸款購屋，
經濟好轉，
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沒小孩。
兩件毛巾料浴袍。她的。他的。

我們工作。我們存錢。
我們再次搬家。
快速跑車。帆船。
在威爾斯買第二間房子。
最新的玩具——電腦，
行動電話。飛黃騰達。
再度搬家。浮士德的臉
聰明，貪婪，有點瘋狂。
我也一樣糟。

我漸漸愛上這種生活方式，
而非生活。
他漸漸愛上聲望，
而非妻子。
他嫖妓。
我的感覺，不是妒忌，
而是慢性焦躁。
我去學瑜伽，太極，
風水，心理治療，大腸水療。

浮士德常在晚宴
自吹自擂
到亞洲做生意的
本錢。
然後搭計程車
載著慾望到蘇活區，
說得好聽點，
去安置鬼魂，
迷失方向，會黑豹，赴宴。

他貪得無厭。
有一個冬天黃昏我晚歸，
尚未進食。
浮士德在樓上的書房，
開會。
我聞到雪茄煙味，
彷彿置身地獄，怪異的情色味，世俗不容。
我聽到浮士德和另一個人
放聲大笑。

接下來，世界，
如浮士德所言，
伸展雙腿。
首先是政治——
安全席次。國會議員。閣下。嘉德勳章爵士。
然後是銀行——
離岸的，海外的——
和企業——
副主席。主席。老闆。鉅子。

夠了嗎？安可！
浮士德是樞機主教，教宗，
比上帝更有學問；
飛得比音速還快，
在世界各地，
吃午餐；
漫步月球，
打高爾夫球，一桿進洞；
在太陽上點根圓滾滾的古巴雪茄。

然後憑著預感——
投資智能炸彈，
投資傷害，
浮士德買賣武器。
浮士德深入商場，全身而退。
買了農地，
複製綿羊，
浮士德上網
找志趣相投的小牧羊女。

至於我呢，
我行我素，為所欲為，
一天之內看完羅馬，
將乾草紡成黃金，
整容，
隆乳，
讓臀部緊實；
去了中國，泰國，非洲，
歸來，茅塞頓開。

年屆四十，行獨身主義，
禁酒，素食，
信佛，四十一。
染金髮，
紅髮，褐髮，
走土著風，猿猴風，
玩得瘋，玩得亢奮發狂；
東跑西跑四處竄，孤單；
回家。

浮士德在家。跟你說句話，他說，
我和虛擬的特洛伊海倫
共度了愉快的夜晚。
那張引發一千艘戰船的臉。
我親吻它的唇。
問題是——
我和梅菲斯特，
那個惡魔之子，
已做了約定。

他已上路
前來取走
我欠他的，
收割我播種的成果。
這些年來
欺瞞詐騙，
汲汲營營，
在紅塵打滾，
我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他說著話，我聽見
毒蛇嘶嘶作聲，
嚐到邪惡的滋味，嗅出它的氣味，
此時惡魔舉起長滿鱗片的手
向上戳刺
穿透赤褐色的托斯卡磁磚，
對準浮士德的光腳，
然後帶著詭異的假笑，當場
就將他直接拖入地獄。

噢，好吧。
浮士德的遺囑
留下了所有的東西——
遊艇，
幾間房子，
小型商務噴射機，直升機升降場，
戰利品，等等等等，
全部——
給我。

C'est la vie.
我生病時，
痛得要命。
我用信用卡
買了一個腎臟，
然後康復了。
我還守著浮士德的秘密——
那個聰明、狡詐、無情的混蛋
沒有靈魂可出賣。

譯註：浮士德（Faust）是歐洲中世紀傳說中一位著名人物。他學識淵博，精通魔術，為了追求更多的知識和權力，與魔鬼梅菲斯特（Mephisto）作出交易，出賣了自己的靈魂。蘇活區（Soho），位於倫敦西區的一個繁華區域。智能炸彈（smart bombs），又稱「雷射導引炸彈」。“C'est la vie.”，法語，「這就是生活」、「人生如此」之意。

達菲（Carol Ann Duffy, 1955-）

●女金剛

我記得我曾從外頭窺探他的摩天大樓房間，
看到他熟睡的模样。我的小男人。
我已在曼哈頓待了一星期，
研擬計畫；住在村落的
兩間旅館。村民見慣了陌生人，
或多或少讓你自由自在。到今天
我依然特別喜歡黑麥麵包夾五香薰牛肉。

我離題了。誠如你所見，這島嶼是座天堂。
他已抵達，我的男人，和一個紀錄片團隊
一起拍製影片。（有一種特定的蟾蜍
只在這裡產卵。）我發現他獨自
在林中空地，將他舀起放至掌中，
任他扭動，喊救命直到他冷靜下來。
對我而言，絕對是一見鍾情。

我一直非常寂寞。裹著自己溫熱的毛皮度過
漫漫長夜，低沉地哼唱動物藍調。
好吧，他個頭小，但體型完美
而且超帥的。他可以用那雙
可愛靈巧的手為我做大猩猩無法
做到的事。我在我巨大的內心立誓
追隨他到天涯海角。

因為他不會久待此地。他很緊張。
每晚天黑時我都會去他的營地，
蹲在精巧的帳篷邊，等候。他的同事
總是很快就送他出來。他會爬
進我張開的手，坐下來；然後我會輕柔地扯拉
他的襯衫和緊身格子呢絨褲，剝光他，將
我的舌尖放到他肉體的葡萄上。

幸福無比。但是當他拍完那部得獎的影片後，
他打包行囊；在我的感情線上
跳上跳下，模擬飛回紐約的
航班。大金屬鳥。他不知道
我可以像打蚊蟲般將他的飛機自天空擊落嗎？
但我讓他離去，我的男人。我一邊目送他飛
進艷陽，一邊用拳頭捶打胸膛，心痛欲狂。

我撐了一個星期。我睡了一星期，
然後醒來狂歡兩星期。我沒洗澡。
鸚鵡嘮叨唱著偏頭痛聖歌，
盪來盪去的猴子氣憤抱怨。我渾身發燙，到他
曾經洗過澡的河邊用手舀水喝了幾口。
我淌血，當一輪又肥又紅的月亮在叢林屋頂滾動。
之後，我決定把他找回來。

因此在六月的某個晚上，我沿著哈德遜河北上，

航向紐約的地平線，發光的
混凝土雨林；感受到，相思又浩瀚，數星期以來的
第一道希望的微光。我小心翼翼，悄悄徘徊於
暗黑的街道，將我激情的眼睛緊貼於
一千扇窗戶上，在每一扇上演的微型偷窺秀
看到無聊或痛苦，看到戲劇人生，安慰，悔恨。

當然，我找到他了。某個星期天的凌晨三點，
獨自在他的單人床上做著夢；在他可愛的頭的上方，
一張放大的我的照片。我盯望許久，
直到我的褐色大眼泛出淚光；我輕輕緩緩地離去，
穿過中央公園，在星空之下。他是我的。
隔天，我去購物。主要是我的男人的衣服，
但有一、兩樣是犒賞自己，在布魯明岱爾百貨公司。

我捻著他，彷彿從盒子的最上層拿取
一塊巧克力，某個星期五晚上，離開房間，
讓他懸盪於我的手指和大拇指
之間，以挑逗的、戀人的方式。然後我們坐在
帝國大廈的尖頂上，告別
布魯克林橋，閃亮的黃色計程車，
河流上方的直升機，蜻蜓。

幸福的十二年。他睡在我的毛皮中，早早醒來
只為按摩我厚重的眼皮。我喜歡那樣。
他喜歡我輕輕地對他吹氣；或者用我的指甲，
小心翼翼地，搔抓他的整個背部。
我會請他吹奏在我們愛情元年他自製的
木笛。他會盤腿，在我耳邊坐上
數小時；他那哀傷、失落的曲調讓我哭泣。

他死去的時候，我整夜抱著他，像洋娃娃一樣
搖著他，舔他的臉龐，胸膛，腳底，
他的小棍棒。但當時我雖悲痛，仍投入工作。
這會讓他高興。現在我將他圍在脖子上，
完美，經過防腐，以小翡翠充當眼睛。沒有一個男人
曾被如此深愛過。我確定，有時，在沉默的死亡中，
緊靠著我碩大、呼吸的肺，他能聽見我的吼叫。

譯註：《金剛》（King Kong）為一九三三年上映的怪獸影片，
講述住在蘇門達臘骷髏島上的巨型猩猩愛上前往該島拍攝電
影之女演員的故事。本詩名為 Queen Kong，故譯為女金剛。

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 1923-2012）

●迷宮

——而現在只幾步遠
在牆與牆之間，
沿這些階梯而上
或那些階梯而下，
接著往左稍移，
如果不是往右，
從牆裡面的牆
直到第七個門檻，
從任一處到任一處
一直到交叉路口，
諸路在此交會
為了再次分離：
你的希望，錯誤，失敗，
努力，計畫和新希望。

一條路接一條路，
但卻沒有退路。
可以走的唯有
在你前面的路，
那兒，彷彿給你安慰，
一個彎角接一個彎角，
驚奇後還有驚奇，
景色後還有景色。
你可以選擇
在哪裡或不在哪裡，
跳過，繞道，
但不可以視而不見。

所以走這邊或這邊，
不然就那一邊，
憑直覺，憑預感，
憑理智，憑運氣
隨便選一條捷徑，
纏繞交錯的小路。
通過一排又一排的
長廊，一扇又一扇的門，
速度要快，因為此刻
你的時間已不多，
從一地到一地，
到依然開放的許多地方，
那兒雖有黑暗和困惑
卻也有隙縫和狂喜，
那兒有幸福，雖然辛苦
只一步之隔，
而在某處，此處彼處，
此方彼方，任何地方，
快樂總被不快樂包圍
一如括弧嵌在括弧內，
而認清這一切之後，

一座懸崖驟現，
懸崖，但有條小橋，
小橋，卻搖搖晃晃，
搖晃，但僅此一條，
因為別無他條。

某處一定有個出口，
對此我全不懷疑。
但不用你去尋找，
它自己會來找你，
它一開始就
悄悄跟蹤你，
而這座迷宮
只為你一人，為你
一人打造，只要你能，
就屬於你，只要是你的，
逃離，逃離——

辛波絲卡（Szyborska, 1923-2012）

●在眾生中

我就是我。
一個不可思議的巧合，
一如所有巧合。

我原本可能擁有
不同的祖先，
自另一個巢
振翅而出，
或者自另一棵樹
脫殼爬行。

大自然的更衣室裡
有許多服裝：
蜘蛛，海鷗，田鼠之裝。
每一件都完全合身，
竭盡其責，
直到被穿破。

我也沒有選擇，
但我毫無怨言。
我原本可能成為
不是那麼離群之物，
蟻群，魚群，嗡嗡作響的蜂群的一份子，
被風吹亂的風景的一小部分。

某個較歹命者，
因身上的毛皮
或節慶的菜餚而被飼養，
某個在玻璃片下游動的東西。

紮根於地的一棵樹，
烈火行將逼近。

一片草葉，被莫名事件
引發的驚逃所踐踏。

黑暗星星下的典型，
為他人而發亮。

該怎麼辦，如果我引發人們
恐懼，或者只讓人憎惡，
只讓人同情？

如果我出生於
不該出生的部族，
前面的道路都被封閉？

命運到目前為止
待我不薄。

我原本可能無法
回憶任何美好時光。

我原本可能被剝奪掉
好作譬喻的氣質。

我可能是我——但一無驚奇可言，
也就是說，
一個截然不同的人。

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 1923-2012）

●少女

我——少女？

如果她突然，此地，此刻，站在我面前，
我需要把她當親人一樣地歡迎，
即使對我而言她既陌生又遙遠？

掉一滴眼淚，親她的額頭，
僅僅因為
我們同一天生日？

我們之間有很多不同點，
或許只有骨頭相同，
頭蓋骨，眼窩。

因為她的眼睛似乎稍稍大些，
睫毛長些，個子高些，
而且全身緊裹著
光潔無瑕的肌膚。

我們的確有共通的親友，
但在她的世界幾乎全都健在，
在我的世界則幾近無一倖存
於同樣的生活圈。

我們如此迥異，
談論和思考的事情截然不同。
她幾近無知——
卻堅守更高的目標。
我遠比她見多識廣——
卻充滿疑慮。

她給我看她寫的詩，
字跡清晰工整，
我已封筆多年。

我讀那些詩，讀詩。
嗯，那首也許還不錯
如果改短一點，
再修訂幾個地方。
其餘似乎沒啥看頭。

我們結結巴巴地交談。
時間在她劣質的錶上
依然搖擺不定而廉價。
在我的錶上則昂貴且精準許多。

空洞的告別，敷衍的微笑，
不帶一絲情感。

她在消失的當下，
匆忙之中忘了帶走圍巾。

一條純羊毛圍巾，
彩色條紋，
我們的母親
以鉤針為她編織的。

至今仍留在我這兒。

陳黎（1954- ）

●聖方濟向鳥說教

方會長，方濟會的創始者，阿西吉的聖方濟兄弟：十三世紀你家鄉義大利的荒野是什麼樣的荒野？那形形色色的飛鳥穿怎麼樣不同的衣服，唱什麼樣不同的歌，讓你情不自禁為它們準備了一堂美麗的課，一次開風氣之先，愉悅專注又自由自在的戶外教學？它們當你的聽眾，你以荒野眾鳥為師，讓你在二十一世紀同時成為荒野協會賞鳥協會，和環保聯盟的名譽會長那一天陽光燦爛，你走在阿西吉郊外山路上，行過小橋，來到一棵綠色大橡樹下，在岩石上小坐休息，俯看眼前深谷。你聽到後面橡樹林中傳來一隻知更鳥快速甜美的歌唱，彷彿一條流動著許多稀世珍珠的輕快小溪：戴著漂亮黑色便帽、胸部橘紅色的我們的鳥兄弟。你真希望你頭上戴的不是修士的頭巾，而是跟它一樣的黑帽一隻鸚鵡跟著大聲鳴唱，急旋，彷彿被天空的透明嫩枝彈來彈去，真滑稽的小紅鳥！斑鳩姊妹也咕咕地低哼，然後你聽到我們黑頂鶯姊妹反覆多彩的吟唱啊我知道了，花腔女高音就是這麼來的

它引來了更多鳥的歌唱，你甚至聽到你在夢中聽見的黃鸝長笛般澄亮的鳴嘯，歌聲耀動如夕暮中寶石之光的吮蜜鳥，以斷音詠唱的我們的噪刺鶯姊妹……它們的歌聲匯聚成一座飄滿各色驚嘆號、逗號、分號、句號、冒號單引號、雙引號、刪節號的聲音之島懸浮於碧藍的天空之海，宇宙的唱詩班宏偉至美的讚歌。讚美什麼？讚美造物者賦予它們喜悅與自由，用色彩與旋律，和天地，和祂說話，而祂和天地也回我們以色彩與旋律……

你忽然從岩石上躍起，走到橡樹影游動的路中央，展腰，抬頭，像一個耳目心靈剛剛接受美宴招待的客人敬立著準備發表謝辭。你望向兩旁橡樹間歌唱的鳥兒們，它們都靜默下來驕傲又謙遜地擺好受獎、聽講的姿勢「親愛的鳥兄弟姊妹們。」你開始說了「感謝你們用天使的語言，無言的音樂協助我印證祂透露給我們的真理。祂給你們靈活飛翔的羽翼，給你們天空大氣，雲彩，風，日月兄弟，星辰

姊妹，做你們的嚮導和交通標誌。祂給你們色彩繽紛，造型各異的雙層三層羽毛衣，雖然你們不知道如何縫紉或編織。祂給你們高樹，綠草青苔為巢，給你們溪水和泉水止渴安排好你們喜歡的食物，你們不用耕種收割，也無須刷卡或付現。祂愛我們，教我們感受這世界的美與喜悅領受神遊的逍遙……啊，你們繼續歌讚祂吧，以各色各樣的音彩，以一張張不同圖案、不同郵戳，飛向四方的鳥類郵票，以萬物、虛實、真幻間無遠弗屆，即時通、超連結的愛……」

註：聖方濟，又稱「阿西吉的聖方濟」（San Francesco d'Assisi, 1182-1226），天主教「方濟會」的創始者，出生於義大利阿西吉。

陳黎（1954- ）

●〈一百擊〉之 2：他和她

他
人也
人也，他：
他和他和
他……他們如果
齊湧向地球的
一邊（譬如說南邊）
可能就構成了一個
男半球。他們絕大多數
時候是一元論者，或者是
1 元論者（有些不免略為右
傾或左傾），總之他們一字堅持
下半球思考。1 是最重要的關鍵
字：1 生懸命。1 路走來，始終擺盪如
1。1 心 1 意營造 1 流人夫人父人子
形象，1 不小心露出馬腳也要 1 馬當先
硬凸到底（「硬」是男半球最高美德，凹屬另一
半球），在 1 中各表，1 分為二顧左右而言它或
她或他。他，也叫你或我或我們或人們。人們力求
表現，常常犯錯，常常說謊，但總是說：人也，誰不都是
這樣。這就是做為他的好處：人也，誰不都是這樣？誰叫
他就是人也。人之初，性本善，初之後自然就不善了。但偏
偏人們說要壞才有人愛，這真是太有趣，太可愛了。但他有
一個缺點，有一個矛盾，就是排他性很強。他，就是人也，怎麼還
排他呢？那不就是變成「自排」車了嗎？他媽的，你解釋給她們聽聽

她們最近流行出來選總統（並且當總統），說：他是一家之主，我們
是一國之主。她們不是誰的另一半。兩個半球在身，她們自身
具足，自己就是完整的全球。她們自然有她們獨有的特色
譬如奶，譬如媚，譬如嬌，譬如嫩，譬如嫵媚娉婷婀娜妖嬈
譬如妝……說的好！誰不喜歡看媚媚的，妝扮美美的美眉？
讓她當你的妻，你的妾，你的妃嬪，你的姊妹，你的姘
頭，你的婊子，你的娘（除了前面那位姍姍走來的
胖大孀）……妙哉，女權立國，吾人甘迎母儀天下，為
其奴，其婿，其驕，其娛，其助選委員（你嫉妒嗎？）
她們被稱為「第二性」，她們不在乎被貼上
2 的標籤，不排斥二元論，誰喜歡 1 柱
擎天的候選人？陰陽雌雄牝牡誰先？
凹凸誰深，有容乃大？柔可以克剛
包容讓硬動粗的他終於變軟
她們當然也有缺點，也使奸
也媾嫌，嫵言嫵語中夾帶
閑言閑語。壟斷了巫婆
尪姨禍水等行業和
相關童話故事與
連續劇發語權
她斷不是他
但亦人也
她，女也
女也：
她

陳黎（1954- ）

●藍色四十擊

藍。

花籃。

花蓮藍。

花蓮藍調。

花蓮藍調動。

花蓮藍調動山。

花蓮藍調動山嵐。

花蓮藍調動藍花籃。

花蓮藍調動藍浪花籃。

花蓮藍調動藍浪花灌籃。

花蓮藍調動山嵐海瀾如常。

花蓮藍調動山嵐海瀾，神出神。

一時難解出奇沉默便秘而不宣。

美神裙下春光溢出籃外一覽無遺。

透明神棍失手落凡接二連三響亮海。

有幸得窺藍波神采飛溢色興庶乎通靈。

大宇宙鼓樂敲打做神的樂器彷彿若有聲。

憑藉無形箏篴詩人彈出香氣賀彼石破天驚。

也讓專注聆聽的處子們和花瓶暗中醞釀破身。

舌頭儲存苦難和緘默往往為了面虛及時的一嘆。

像太空船像流星像橡皮擦慢動作刈過默片的黑白。

收穫金黃的語字的稻穗，即便一次，為向晚阡陌的稿紙。

花蓮藍不曾調動愛與嫉妒，渴望與猜疑，花蓮藍調青青輕輕唱。

誠然是舉重若輕的輕騎士邊騎邊吹風笛邊下載風的遊吟歌手。

用偶然拔高的花腔吹散愁雲慘霧造就你們每日的花蓮藍花蓮郎。

孤獨的時候也許是花蓮狼，嗥叫在峽谷夜空的曠野，無人聽的黑膠唱片。

峽谷的古道有死鹿，有太魯閣族女懷春，勇士以安眠藥餵其獵狗後誘之。

月光沿峭壁逡巡張開的像詩經愛經在液晶前那些滴落的莫非就是時間。

花蓮藍不調動死與生少年們在街頭茶鋪約會粉紅的吸管吸起粉圓黑珍珠從少女的唇仰插進黑天空。

但我們在熱帶，更慘的是彼此雙重的熱情，熱啊熱啊這除了熱烈的身體一無所有一無所著的日子更何況她是辣妹。

媚啊妹啊你的眉啊滅了我的寐，媚啊眉啊你的煤啊黑亮了我的沒，我沒我沒，我什麼都沒，你的一枚眉，美眉，沒了我的沒。

兵敗彼邦別寶貝，頻頻跑趴拼品牌，密謀名門妙買賣，肥肥方法翻 fifty 番，單刀抵擋敵導彈，推特談妥忒甜頭，諾諾諾諾耐你拿。

一直想起二泉映月三人談判四個鐘頭五經盡引六法全書也翻七夕還我全家幸福吧八彎九拐你就是死纏十惡不赦啊賤人。

懶懶攔路聆藍調，凌亂拉彈料淋漓，羅列蘭陵玲瓏面，裸露榴槤另類香，屌絲搭檔大膽顛，道德斷電淡淡唱，當代當地當然吊兒郎當藍調。

衣服如詩分新舊，舊衣也是當時新，斯人斯疾有多種，新詩舊詩同一藝。陳詞馳騁仍跳脫，格律力革每驚聳，諧仿坊鞋變新步，點睛經典固特異，貌似時髦啊老貓對鏡。

亂彈聽說亦藍調，崑曲之外新戲腔，激烈喧騰在台灣，如我搖滾花蓮藍調，亂彈亂舞亂中有序，亂敲亂唱自成一團，亂點鴛鴦雜交配，亂出醒世東方藍，噫，亂曰：都來亂吧。

天橘亮，海醒了，早餐藍，風桌布，光果汁，你也醒，鯨歌唱，麵包香，蜂寫字，花粉紙，唇之書，帆早禱，白牛奶，吃和吻，沙之鹽，沙之糖，你脫衣，裸之果，你穿衣，水微笑，浪手語，聽和說，你出聲。

依呀呼嗨洋，玉里町來的女孩，你和你公學校昔年友達の友情一生不渝，在你生養我的花蓮上海街她們時常來找你，一起談笑，吃壽司，壽喜燒，一起吟唱童年的夕燒小燒，多漂亮啊你們的領巾，多有味啊你們永遠永遠的少女時代。

藍，花籃，花蓮藍，調動山藍海藍的花蓮藍，調動美崙山松影與敬亭山柳影的花蓮藍，花蓮藍不曾調動生與死，不曾調動渴望與失望，花蓮藍調青青唱，花蓮藍調輕輕調合悲涼與夏日海風涼，調合島嶼與歷史，夢與地理，調動敬亭下的十日潭與七星潭。

葡萄牙人來過的立霧溪，溪水滾動如金黃葡萄，里奧特愛魯，魯國魯班魯智深不曾見過的黃金河，挾金沙與化為風的廝殺一路搖滾到水藍智深的太平洋，花蓮藍調不說風涼話，花蓮藍調歌讚海浪海藍海風涼，啊洄瀾，洄瀾，感謝那拔浪而起的驚嘆號！